

台灣社會的穩憂

— 桂枝 —

富者越富，貧者越貧，是當今台灣社會步入兩極化的嚴重現象。五百元（台幣，以下同）一杯的咖啡，兩萬元一桌的酒席，已不是新鮮的駭人新新聞。最近更有四萬元一個的蛋糕，以及什麼「午宴」和供色情用的流動性「貨櫃車」等出現；所來無不使人瞠目結舌。

可是在那泛濫着奢靡與色情的社會裡，廣大的窮人的淒慘生活卻給他畫出了尖銳的對比。我們姑且不必舉出像彰化許所美貪病交迫，想吃一桌肉鬆，因而導致其老母走上偷取之途的可悲例子，單就不久前省政府對低所得者所下的定義，就可描繪出窮人在那社會裡所構出的另一面慘慘的生活圖畫來。

按日省政府通過，本年七月一日開始實施的決定，所謂低所得者乃指一人月收七百元以下而言。換一句話說，每個

月的收入超出七百元以上者，就不算是低所得者了！

以目前台灣那種高昂的物價來說，即使月收能達二倍於低所得所規定的數目時，（如一家五口，月入七千元）是否夠維持一個無疾痛的起碼生活，已成大問題，因此更不用說那些收入低於此數目的廣大群眾了。也許台灣人過於愛面子，穿得花花綠綠，但他們的表面衣着仍掩蓋不了為糊口生存，日夜受煎熬的痛苦。

最近某立法委員路過灣區，對台灣日漸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，痛下指摘。然而，更可怕的呢？據這位委員所指，是那些富者的資金大量外流的情形。

十一年前中國大陸開始掀起了文化革命。當時「人民日報」總編輯鄧拓，以馬南邨的筆名寫下「燕山夜話」成為舉世聞名。據說鄧氏預感大動盪將臨，因此

假借一篇文章“三十六計”，來暗示其同路人趕快準備最後一計，“走為上”。

台灣資金的大量外流，似乎也在反映當今在台灣的高官巨賈，在做某種的準備工作。眼見國際局勢的急速改變，以及政府在國際社會上漸被孤立，這些一向只會喊口號，而口是心非的人，總不會遺忘三十六計的最後一計的。事實上，他們也是在台灣社會裡受惠最大，同時對那個社會最沒有信心的一群人。他們的行為固然令人鄙視，但會導致他們把資金外運的原因，政府也是難辭其咎的。

聽說這些高官（通常也是大公司的大股東）巨賈除了把資金弄出台灣外，同時又假借生意虧本，利用奧妙關係，向金融機構大量貸款。上月（九月）十日的聯合版刊載了蔣經國批評少數商人，做生意虧了錢，但還在外國投資設廠的文章。他也說（這些人）在國內擁有洋房，別墅及家庭游泳池，却嚷着『快救我們！否則經濟發展會休克！』

據此地一中文報紙披露，今年一月至六月份，台灣地區票據交換張數為二千三百四十八萬餘張，但因存款不足而被退票的就有十九萬六千多張。

從以上退票的數字，以及最近商店倒閉之風的盛行，我們不難看出台灣的经济並不像政府過去所宣傳的那樣“起飛”了。至少繁榮的對象只限於極少數的人而已。絕大多數的人民，包括中小企業者還是生活在戰戰兢兢之下。

由於通貨膨脹及原料物價的上漲，“十大建設”工程又被重新估價，乃由去年的二千零三十億升為二千四百億了。加上無人敢保證這個數目字不會再被調整的情況下，台灣的經濟負擔是夠繁重的。因此即使不去考慮貧富懸殊的問題，會帶給那個社會什麼惡果，單就目前的經濟負擔來說，豈能讓奢靡的生活以及資金的外流，任其自然發展？